
目 录

第一章 家庭与家族	1
引子.....	1
“名”门“望”族.....	2
长房长子.....	4
养不教 母之过.....	6
走出老屋	10
欢乐的童年	14
 第二章 求学	17
兄弟本是同林鸟	17
“开荒”	21
课业长沙	24
徘徊中成长	26
梦断留学路	29
柳暗花明	32
五四洗礼	34
拳拳赤子心	38
 第三章 初涉人生路	41

举步维艰	41
中流击楫	44
“蒋陈情结”	47
成家立业	52
委身于经纪(济)之道	56
崭露头角	59
理想与现实	62
第四章 追随蒋介石	66
广州风云	66
开采“革命”之矿	70
“劝千岁”	72
“三·二〇事变”	75
“果夫有办法”	77
背叛革命	83
第五章 专擅党务	89
从旗帜之争到权力之争	89
以退为进	93
中央党务学校	95
“复成桥流血惨案”	98

重返故里·····	102
为蒋介石办党·····	105
完成“统一之局”·····	107
创建中国的调统工作·····	109
第六章 党同伐异 ·····	113
山雨欲来·····	113
打一场没有硝烟的“中原大战”·····	115
两“箭”齐发·····	117
避其锐气 击其惰归·····	120
关“门”打“狗” 堵“笼”捉“鸡”·····	122
全面围剿 重点封杀·····	125
中原逐鹿 平阳陷虎(胡)·····	129
兼收并蓄 “功德”圆满·····	134
第七章 兄弟王国 ·····	137
蒋家天下陈家党·····	137
“果公”与“立老”·····	141
“核”与“壳”·····	144
从专职党务到垄断党务·····	148
二分天下有其一·····	153

全力构筑“大模样”.....	160
第八章 力扳政学系	167
“王车”驾“三马”.....	167
“乾坤袋”杨永泰.....	169
“马勺”碰“锅沿”.....	176
南“拳”北“腿”.....	181
大“义”灭辜.....	184
(湖)“虎”口夺“羊”(杨).....	188
第九章 争衡“黄马褂”	193
嫡系中的“嫡系”.....	193
从“蜜月情侣”到“红脸冤家”.....	197
兴师搬来“老娘舅”.....	201
看不见的战线.....	204
处死顾顺章.....	209
犄角相向 水火难容.....	213
第十章 四年苏政	221
幸事.....	221
用人.....	224

兴政·····	229
导淮·····	236
禁烟·····	239
正风·····	243
遗憾·····	250
第十一章 七年教育 ·····	252
临危受命·····	252
城头变旗·····	254
“定海神针”·····	257
办中国的大学·····	261
着手制度建设·····	265
全面开花·····	270
激励与回味·····	278
第十二章 盛极而衰 ·····	280
两兄弟锋头受挫·····	280
张厉生心存异志·····	284
朱家骅自立山头·····	288
众臣僚叛国投敌·····	292
徐恩曾腐败丢官·····	299

贤昆仲力挽狂澜·····	303
第十三章 大亨之“隐” ·····	312
秘密之旅·····	312
与中共折冲·····	320
新疆是个好地方·····	326
绝处逢生·····	331
绿树掩映南温泉·····	334
第十四章 新桃花源记 ·····	339
病骨支离·····	339
落寞情怀·····	343
格物修身·····	349
闲情逸致·····	353
放歌鹤林·····	356
漫谈医政·····	359
苦无闲心·····	366
第十五章 泥足巨人 ·····	371
“果公”重抖擞·····	371
为何不借重·····	374

提携“钱箱子”的大佬·····	382
区区金融寡头·····	387
膨胀党营事业·····	393
盛名之下·····	395

第十六章 孤岛冷月 ·····	398
告别大陆·····	398
孤岛之困·····	403
兄弟双双出局·····	406
最后的 CC ·····	410
曲终人去·····	414

第十七章 黄昏夕照 ·····	420
走自己的路·····	420
剪不断的“蒋陈情结”·····	423
开采“文化”之矿·····	427
安享天伦·····	431
致力统一大业·····	435
安能忘故乡·····	439

附 录

陈果夫任职履历..... 441

陈立夫任职履历..... 443

后 记..... 445

第一章 家庭与家族

我从小就在一个充满了爱和欢乐的家庭中长大。

——引自陈立夫：《成败之鉴》

引 子

浙江湖州位于杭嘉湖平原的西端，北望太湖，浩波淼淼，南眺天、莫（天目山、莫干山），青翠葱茏，是一个富庶的鱼米之乡。

公元1127年，女真人长驱直入，迫使宋王朝南迁，建都临安（今杭州），把先进的中原文化植入了钟灵毓秀的江南福地，使得原本自在的湖州人，于寄情山水的风雅中又多了几分大器。就拿墨画的物象来说，竹以骨节凸现品格，不是俗人媚笔传得出精神的，早先有唐萧悦和五代的丁谦擅长此技，只是由于战乱，真迹没能流传下来。到了北宋年间，文同、苏轼再开风气，俨然成为大家。元丰元年（公元1088年），文同奉命往湖州就任太守，不幸途中染病，死在了陈州，于是朝廷选苏轼续任，来湖州做官，他自然也把画竹的功夫携来。久而久之，“以浓墨为面，淡墨为背”的画技传开，付之以高风亮节的内涵，画坛上哺育出了赫赫有名的“湖州竹派”，李衍、赵孟頫、高克恭、吴镇、柯九思都是湖州竹派的高手，他们对后代的影响很大。

湖州竹派的成就,从一个小小的侧面反映了风习的变异,所谓“有唐人之致去其纤;有北宋人之雄去其犷”,灵秀中显刚强,柔细中隐豪放,这恐怕也就是南人北相的说法吧。这样一来,民性改良,从过去文人墨客的传统里,又走出许多别样拔萃的人物,把个方寸之地点缀得鲜活亮眼。

湖州早在战国时期就有记载,为春申君所筑,命名“菰城”;三国吴侯时设为吴兴郡;隋文帝登基,置其为州府,因地滨太湖,故名湖州府;民国年间改称吴兴县;1949年设湖州市。自晋代以来,这里出了不少著名的文人墨客,晋代有王羲之、谢安;唐代有颜真卿、杜牧;宋代以后,文人墨客未绝,又出了一些济世的政治人物,尤其是到了近代,一大批国民党要员荟萃于此:陈其美、张静江、戴季陶、朱家骅、徐恩曾,以及本书要详细叙述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等等。

如果说,浙江是国民党蒋介石政府股肱骨干最大的滋生地,那么湖州就是它的一个摇篮。

“名”门“望”族

陈立夫在回忆录中说到的那个“充满了爱和欢乐的家庭”,就是湖州府前街五昌里的陈府,刨出根来看,勉强也算当地的“名门望族”。

一般说来,名门望族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祖宗谱大;二是不失权势声望,这两点,陈家都有来历。相传其远祖乃五帝中的舜帝。舜的三十二代孙叫遏夫,周武王伐纣时,立下过汗马功劳,武王念其武勇,就把大女儿太姬许给了他。未久,遏夫生子,叫满,受封于陈,爵号胡公,他把封地作姓,这就是陈姓的来历。再往后,胡公满的第七十八代孙陈缙占据了湖州府归安县东林

山的地产，开出湖州陈氏东林支一脉，一直传到十七世的陈应恪，才移居于湖州府前街五昌里。五昌里的命名隐含有望族之意，因为东林支陈氏从十四世到十八世都在朝里做官，五代官身象征着五世其昌，五昌里便应了这段情节。

当然，这都是陈府上的老皇历了，挂在嘴上，讨段口彩还行，真要睁眼看看现实，这“名”、“望”二字就走模样了。陈府大约从十九世祖起家道中落，一代不如一代。到了二十五世孙陈延祐一辈，祖先的积攒差不多耗尽，距寒酸只有一步之遥。眼下，五昌里的老宅年久失修，度日的开销时常过了今月盘算下月，如此紧绷绷地生活，莫说攀比湖州的名门，就连寻常的殷实人家，也难望其项背。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陈府仰仗着从前的光荣，气度上仍能维系着大家风范；历代受益于祖训养成的精神高贵，苦苦地支撑着后辈子弟的矜持；他们鄙夷粗俗，崇尚诗礼，死守一个信条，那就是官可以不做，饭可以少吃，书是一定要读好的。要论道理，毋庸赘言，心扣间锁的就是金榜题名、重光祖业梦想。

陈府辈辈养育书生，家学可谓不薄，直取青紫的转运却姗姗来迟。从康乾盛世到咸同式微，几踱秀才的门槛而不逾。再往后，朝廷为解决财政上的匮乏，妄开了捐班的口子，怂恿各衙门卖缺，闹得银子换官帽的丑闻迭曝，伤透了斯文人的心。陈府儿孙与众多的饱学之士一样皓首穷经，寒窗到老，功名无成，最后只得把前辈遗存下来的希望转寄到后辈身上。如此推移累积，试第的历练愈多，失望的次数亦愈多；失望的次数愈多，承继厚望的托付愈重，直把白身的诗礼门户弄成了外壳端庄文雅、内里负荷沉沉的苦修之地。

陈果夫、陈立夫出生之前，陈府就是这样一个先贵后贫、志存高远，世世为功名所累，又代代不乏进取的旧式人家。

长房长子

1892年10月27日,是个不寻常的日子,陈府大少奶奶要生产了。

陈其业闻讯撂下外厢的生意,匆匆赶回家来。他是其字辈的长房长子,夫人临盆,为祖宗传递香火的事,万万马虎不得。

翌日,天蒙蒙亮,陈其业起身来到厅堂,拈了束香,插在父亲延祐公灵位旁。

年初,父亲突然染疾,命断人寰,逼迫这个刚满20岁的长子耸肩挑起了养家的重任。如今大大小小十来口子,吃喝拉撒,全指望他攒取银子,整日里忙活,累得要死。无奈之下,陈其业只得放弃了乡试登第的念头,一门心思做起陶朱公来。然而,这毕竟不是自愿的选择。平时,业务缠身,勾不动心病,难熬的却是有闲,一歇下来,止不住信马由缰地胡乱思想,父亲从前的敲打时时会泛上心来:

“业儿,好好念书,将来挣个头脸。莫学你爹爹,功名不就,退而求其次,委身于经济之道。唉——。”

父亲的那声长叹,至今荡漾在耳畔,久久难以忘怀。

陈延祐是陈氏家族二十五代子嗣中的嫡长,属于同辈中的翘楚,不仅字写得好,文章做得亦好,弱冠之年他考中了秀才,本以为功名阶梯上抓住把手,兢兢业业地攀援,总有功成名就的时候,不知不觉间竟淡忘了贫寒子弟早当家的事理。后来,几经蹭蹬,家里便断了他的功名道路。因为窘况明摆着:境地不济的疙瘩,总该让长子首先去解,哪会有无尽的光阴,任人在踟躅中安享从容呀!于是,陈延祐弃学经商了,看上去是陈家无奈的选择,其实也是失望的选择。这种浸润到心灵的阴影,长时间地笼

罩在陈延祐的胸间，渐成暗疾。如果说有疗治，那就是儿辈们替他圆梦。期间，寄托最大的，非陈其业莫属，谁叫他也是长房长子呢？

小时候，陈其业看见父亲竭尽全力地挣钱养家，生怕他累坏身子，总想用节俭来减轻爹爹的辛劳。后来听了父亲的训海，才明白老人家高兴的，其实是孩子们好好念书，将来做成大事。于是发愤读经，从私塾上到府学，一直名列前茅，甚至每月里还领到府衙奖给优等学子的四两银子，后来终以学业博得禀贡生的名头。若非家里突生变故；若非世道薄待读书人的恶弊太甚，陈其业还真打算在科场里谋个出身哩。

“难道这就是长房长子的命运吗？”陈其业从世道不济想到家世不幸，从父亲想到自己，再想到将要出生的孩子，心里沉甸甸的。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外面有了响动，大概是接生婆来了，陈家大院刚才还弥漫着的、具有焦虑气息的宁静气氛，一下子被打破，刹那间，接生婆成了这里的主宰。她一会儿安慰女主人说，少奶奶吉人天相，但凡遇上个坎儿，抬抬腿儿就过去了；一会儿奉承男主人说，大少爷福态，陈家族上有德，送子娘娘准会送个大胖儿子来；一会儿又吆五喝六地吩咐下人，水要烧热，盆具要刷洗干净；只是转到老太太房里，拿过佛珠，掐着捏着，面对菩萨念几句经文时，才发现自己也需要神灵保佑。

接生婆看上去很干练，麻利的模样足以消弭人的担心，即便如此，陈其业还是不能平静，他除了对生男生女的结果颇费思量外，再就是刚才想到的关于长房长子、确切地说是陈氏府邸的长房长子如何安身立命的问题，心事很重。为了排遣一下郁闷的心绪，他移步往继母杨氏的屋里小坐片刻，跟老太太聊会儿天，直到接生婆传话，说少奶奶的产门开了，才匆匆回到厅堂，面对

着父亲的遗像，默默地祈祷起来。

冥冥中，陈其业似乎看见父亲从画中飘然落下，十分严厉地看着自己，那眼神像锥子一样尖利扎人，当即惊出了一身冷汗。陈其业刚想问什么，忽听“砰”地一响，有人在门槛上绊了一下，扭头看，是接生婆满脸堆笑地撞了进来，冲着自己头一揖，等不及竖直身子，朗朗的话音已甩了出来。

“恭喜老爷，贺喜老爷，太太生了一位少爷！”

“谁是老爷、太太？”陈其业缓过神来，才知道那妇人是跟自己道喜。原来夫人生了儿子，指着孩子叫，刚才的大少爷变成了现在的老爷，刚才的大少奶奶变成了现在的太太。

“同喜，同喜”。陈其业佩服接生婆的伶牙俐齿，忙不迭地把备好的酬金塞到妇人的手中。

接生婆拿过钱囊，托在手心里掂了掂，分量挺足，脸上的笑容又增一分。

“老爷你听，少爷的哭声多够喜兴，指不准将来有多富贵哩。”

陈其业知道接生婆捡好听的抬举自己，心里绝无反感。他一边道谢，一边竖起耳朵，聆听从夫人屋里传来的婴啼，那声音不怎么响亮，还稍有点暗哑，却十分悠长。想象得出，孩子四肢箕张，十分用力，正不休不止地嘶鸣着，就像为生命呼唤到疲累，依然不肯松懈，始终充斥着韧性与顽强一样。

陈其业为自己并不强壮，似乎也不怯弱的儿子取名叫：祖焘，字果夫，他就是日后名噪政坛的四大家族的陈氏魁首。

养不教 母之过

陈果夫的祖父陈延祐作为学子，半生失意，作为商人却相当

成功,他亲手止住了家境的滑落,明显地改善了生活,等到陈其业接继家产时,五昌里陈府也能和当地的乡绅出没在一起了。阶级地位的抬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陈老先生的为人,他温文儒雅,和蔼可亲,穷困时不卑,宽裕了不亢,经常扶弱济贫,资助公益,深得乡邻们的敬重。陈其业继承父亲行当的同时,也有意继承老人家的遗风,立志做一个儒商,后来他略有小成,被选为吴兴县商会会长。

当时,陈家最主要的产业是距城十二里外的一片当铺,由于交通不便,往返困难,再加上业务繁忙,陈其业很少回家,家中的大小事务,全由妻子何氏操持,包括对儿女的抚养教育。

何氏夫人出身吴姓名门,娘家比较新潮洋派。据陈果夫回忆,小时候他去外公那里,处处觉得新鲜,墙上挂着油画,柜里支着猎枪,还有很大的穿衣镜,照得出全身上下。大舅舅在上海的一家丝厂里任经理,小舅舅经营盐业,都很有钱。

封建时代,女子无才便是德,何家的小姐一般都不上学,但何氏夫人却非常能干,深明事理,对古书的造诣也很深。她知道祖焘是陈家的长房长子,上辈人对他期望很高;在小辈眼里,他又是领头的,事事得做出榜样来。俗话说,么子孬,坏一个;长子孬,坏一窝。所以,何氏夫人对陈果夫的管教特别严。

小时候,祖焘相貌清秀,又是陈其业夫妇结婚多年生得的儿子,老辈人容易对他溺爱,据说当时前来认干亲的就不少。何氏夫人怕孩子被宠坏了,不止一次地对果夫说,“小时候应该多习劳苦,倘若舒服惯了,眼睛高了,长大以后决计做不好什么事。父母爱儿女,是教孩子成器,而不是溺爱。如果我溺爱你,就会害你一世”。

何氏夫人说到做到,她从不在旁人面前夸赞自己的儿子,没分由地让他滋生高傲;她也不求孩子吃好的、穿好的,大致清洁

整齐就行。平时儿子犯了错，不论小错大错，绝不放过。小错立即改正，大错必须惩罚，让儿子牢牢记取。譬如东西掉在地上，不马上拾起来，何氏夫人就会对儿子说：“你的眼睛在哪里？怎么见到不应该在地上的东西不把它捡起来。”有一次，陈果夫与隔壁的张妈顶牛，顺口骂了一句脏话，何氏夫人听到了，抓起笤帚就打，打完后，把儿子关进柴房里思过，直到有了认错的态度，明白了错在哪里，作出了以后不犯的保证，才放将出来。有时候，祖焘与外边的顽童发生争执，何氏夫人不问是非，总是先教训自己的孩子。陈果夫觉着委屈，母亲就对他说：“别人的孩子不好，有别人的父母管教，你不好，我来管。就算有千条理，万条理，两人相骂总是不该的。”

何氏夫人管教孩子，婆婆杨太夫人常常看不下去，她虽说是陈延祐的继室，与孩子的爹爹没有骨血之亲，但老太太面善心软，笃诚佛教，是个慈祥的老人。何氏夫人怕婆婆横加干涉，便事先与她约法三章，其中也包括不干预家政，于是每每碰到何夫人关起门来责打儿子时，杨老太太干瞪眼，插不上手，只急得在屋里转圈，不住地念叨：“作孽啊，作孽。”

何氏夫人一生保持着勤劳节俭的美德，她也教育孩子厉行俭朴，不追求物质享受，不可随便花钱。有一次，小祖焘偷拿了10个铜钱买黄糕头，被何氏夫人发现了，好一顿痛打。那一晚，陈果夫合扑在床上睡觉，小屁股蛋肿痛得盖不住棉被。半夜里，痛醒转来，看见母亲抚着自己的伤处在流泪，当即感动得抽泣起来。打那以后，陈果夫再也不敢乱花钱了。

又有一次，父亲难得歇息在家，找上门来的人络绎不绝，都挤在厅堂里，等着解决问题，陈其业忙到天黑，才坐下来与家人吃饭，一脸的倦容，连说话的精神都不够了。小祖焘想和父亲亲近亲近，母亲把他拉了回来，等到父亲睡熟后，母亲告诉他：“挣

钱是很累的。男人长大了都要养家糊口，你是长子，责任更重，因此从小就要知道柴米珍贵，每个铜钱要算着花。”

一晃眼小祖焘长到了五岁，在母亲的督促下，开始跟大姑识字，先后读了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和一些唐诗。大姑教书的方法很特别，一会儿摇头晃脑地读唐诗，一会儿唱几支小调给侄子解闷。陈果夫学得轻松，嬉笑多了，学业常打折扣。每每父亲回来，检查功课，发现学得不对，就大声呵斥起来。陈果夫敬畏父亲，最怕他的大嗓门。后来他在回忆文章中描述了当时的心情：“父亲教识字时，并不很凶，只是我不识的字的时候，非常害怕，父亲不用手打我，是用我最怕的声音从我耳朵里打动我的脑筋。所以每次遇到一个字不认识的当儿，经父亲括辣辣的一声，竟连其他认识的字也会忘记了。”这时候，小祖焘才懂得，读书识字跟干其他事一样，认真刻苦是顶要紧的。

或许是过多的关于责任和义务的教诲，以及诗礼经济并重的家教熏陶，陈果夫懂事很早，并且养成了勤勉刻苦、严谨朴素、慎言慎行的品格，做事不乖张、稳重笃实，十分地老成，这为他日后形成治事理财的能力，打下了基础。凡此种好处，固然归功于何氏夫人的严厉管教，同时也埋下了隐患。她不容许孩子们参加体育锻炼，使得小祖焘本来就不强健的体魄变得日趋羸弱。说到原因，有点怪诞，主要归咎于何氏夫人爱清洁的习性，动不动要检查孩子的衣物，发现污迹，便训斥一通。小祖焘为了不弄脏身上的穿戴，惹母亲生气，遇上小伙伴的追逐打闹，独个儿远远地避开。开始时，他不跟别人闹；到后来，别人也不跟他闹了。有一年春节，陈其业带着小祖焘去亲戚家拜年，发现儿子的动作十分迟疑，觉得奇怪，出门一问，才知道亲戚家的地面有不少鸡屎鸭粪，陈果夫怕脏了新衣裤，回家后挨骂。再一个原因，来自婆婆杨太夫人，她天性好静，听到孩子蹦蹦跳跳的声音，耐不